

小杰的

秘密日記

文／吳盈光

(下)

小杰體格高大魁梧，臉上冒著幾顆紅通通青春痘，唇上有些細細的短鬚，左手背的骷髏刺青怎麼看都很醜，但是最刺眼的莫過於那顆光頭，他也許想耍酷，但在我眼裡，他只是一個沒大腦的蠢蛋。

小杰看到我坐在書桌前，有點驚訝，問道：「你坐在我的書桌做什麼？怎麼不躺著休息？」

日記剛才被我摔在地上，我拿起柺杖往地上一指——「我在看你的日記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當他看到藏在床底的日記大刺刺地攤在地板上，大吃一驚，整張臉瞬間爆紅，用力把書包往地上一甩，破口大罵：「你怎麼可以偷看我的日記？這是我私人的東西，你怎麼可以……太過分了，你以為生病了就可以為所欲為嗎？」

「小杰，我必須看，因為我想弄清楚你最近是怎麼了，我很擔心你。」

「擔心我？擔心我就可以偷看我的日記嗎？」

「我知道這不能當理由，對不起。」

他撿起日記，用力摔在書桌上，完全不看我，我撐起柺杖要站起來，但是裹著石膏的小腿猛然疼了一下，我腿一軟，跌坐下來，他轉頭看我，「嘖」了一聲，繞到我面前，背對著我蹲了下來，用微愠的語氣說：「笨手笨腳的，起來，我背你啦！」

我放下柺杖，趴上他寬闊厚實的背，雙手圈住他的脖子，他輕而易舉就把我背起來，絲毫不費力，本來嘛，他才國二而已，身高就已經165公分，體重直飆80大關，而我現在身高只有152公分，體重41公斤，很難想像小時候我還比他高一公分呢！

我們雖是同卵雙生的孿生兄弟，小時候長得一模一樣，但現在的外表截然不同，他皮膚黝黑，體壯如熊，而我全身皮膚蠟黃，瘦得皮包骨，唯一的相同點就是我們的光頭吧！不，仔細一看，他刻意理光頭，頭頂光溜溜的，而我的頭髮則是掉光的，雖然後來頭髮又長出來，不過只有稀疏幾根而已，難看死了，所以我平常都用頭巾把頭包起來。



真理
專欄
路加部落格

小杰背著我回到床邊，慢慢放我下來，可是一不小心手肘撞到我的肚子，我呻吟一聲，伸手撫摸右上腹那顆拳頭大小的腫塊。

小杰愧疚極了，輕聲向我道歉：「對不起，撞到你了，你要吃止痛藥嗎？我去拿。」

我搖搖頭，對他說：「我不要止痛藥，我只要喝咖啡，加糖、加奶精，但是不加藥。」

「加藥？你在說什麼？」

我看了桌上的日記一眼，嘆口氣說：「小杰，我已經接受安寧照顧，意思就是不願意再接受治療，你不能把口服化療藥偷偷加到我的咖啡裡，騙我吃下去，你不能這麼做。」

小杰愣了好一會兒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你……你知道了？」

「看了日記才知道。」我說：「我當初就是忍受不了那顆膠囊的副作用，才決定把藥停掉，你還故意讓我吃下去，難怪我最近又開始想吐了。」

他的表情由驚訝轉為羞愧，但隨即又大聲說：「如果這顆藥可以延長你的生命，忍受一點副作用算什麼？我實在搞不懂你，為什麼要這麼輕易就放棄治療，寧可等死？你就不能再勇敢一點、再多忍耐一點嗎？」



圖／林世恩



「勇敢？這些治療不是做在你身上，你沒有資格叫我勇敢，我什麼苦沒受過？化療、放射線治療、放導管引流肺積水、插鼻胃管……如果還有一線希望，你以為我會放棄治療嗎？你到底懂不懂？我已經是癌症末期了，我只希望舒服一點，好好地走，為什麼你就不懂我的心？」

國一剛開學沒多久，我得了淋巴瘤，從此開始永無天日的抗癌血淚史。我常請病假到醫院打化療，生長發育因此受到了抑制，個子比小杰矮了一大截，可惜治療的效果沒預期的好，媽媽甚至自費買了貴得要死的口服化療藥，也就是我們都記不起名字的M膠囊，但是效果也不好。後來癌細胞轉移到肝臟，有拳頭那麼大，只要隔著一層薄薄的肚皮就可以摸到。

一個月前，我不小心跌下樓梯，結果跌斷腿，後來才知道癌細胞轉移到骨頭，所以骨頭變得異常脆弱。醫生告訴我們疾病已經進展到末期，化療帶給我的副作用遠大於益處，媽媽和我討論好久，最後我們選擇安寧照顧，把治療目標由原本的「消滅癌細胞」改為「疼痛控制和症狀緩解」。我不想咬牙拖下去，只求身體舒服就好，沒想到小杰違背我的意願，竟然偷偷讓我繼續服用化療藥。

我問小杰：「你到底在想什麼？明明希望我早點解脫，卻繼續讓我吃化療藥，你不覺得很矛盾嗎？」

他抿緊嘴唇，盯著桌上的日記不說話，我想起了他深埋在日記裡的那段自白：

我希望哥哥早點死掉。

我是說真的，我希望小毅早點死。

當我意識到自己有這種念頭時，我嚇壞了，小毅是我的哥哥，我怎麼會希望他早點死掉？我怎麼可以這麼想？

主啊，原諒我有這種可怕的念頭，也請祢千萬不要垂聽我的禱告，我不知道該怎麼禱告才對。哥哥這兩年來受了很多苦，他好痛、好累，媽媽也身心俱疲，我一方面希望他早一天從病痛中解脫，到天國安息，但另一方面又希望他能留在我們身邊，就算多一天也好。

哥哥問我為什麼對他那麼冷漠，為什麼刻意避開他，其實他什麼都不懂，我們是雙胞胎哪！我越長越高、越來越壯，但是哥哥越來越瘦小、越

來越虛弱。當我在學校打籃球的時候，他在醫院接受腹水引流，當我大口啃披薩，他正對著臉盆狂嘔，為什麼我們的人生會差這麼多？哥哥不該受苦，而我也不該這麼快樂、這麼健康，對不對？

哥哥生病之後，媽媽把所有的精神和時間放在他身上。媽媽眼中只有哥哥一人，只要哥哥想要的東西，媽媽一定想辦法買給他；只要哥哥呼喚她，她就立刻飛奔到他身邊。哥哥說想去六福村走走，她就把藥局的鐵門拉下，陪他一整天，而我呢？媽媽是不是忘了她還有另一個兒子？難道健康的兒子就不需要關心嗎？我氣媽媽偏心，更氣自己不懂事。

我沒媽媽那麼堅強，堅持陪伴在哥哥身邊直到最後一刻，親眼目睹自己的兒子逐漸消瘦、逐漸死去，我做不到！我沒辦法在旁邊看哥哥受苦，也受不了他呻吟的聲音，更讓我難以忍受的是束手無策的無力感。我不敢直視哥哥的病容，也害怕接近他，只能選擇逃避，盡可能離家遠遠的，躲到網咖、電影院、漫畫店……。只要不看到哥哥垂死的樣子，哪裡都好。

一個月前，哥哥小腿骨折，這才發現癌細胞已經轉移到骨頭和其他地方，醫生說已經進入末期，媽媽和哥哥選擇了安寧照顧，他們竟然沒事先和我討論，難道我不是家裡的一份子嗎？難道我不關心哥哥嗎？

哥哥說他看開了，已經準備好要去天國了，其實他心裡很害怕，他寧可熬夜寫小說打發時間，也不敢閉上眼睛睡覺，因為他怕一閉上眼睛就再也醒不過來，但是他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啊！我能為他做的就是偷偷在咖啡裡加入安眠藥，強迫他睡覺，而且睡著了就不會痛了，我知道哥哥不願意再接受化療，但是我沒辦法同意他放棄，所以擅自在咖啡裡加入口服化療藥，這麼做會不會很過分？

看了小杰的日記之後，我才知道他獨自背負了這麼大的痛苦、矛盾、嫉妒和罪惡感。現在，我和小杰靜靜注視對方，讓屋頂上咚咚作響的雨聲填補這段空白。

我向小杰解釋：「我和媽媽選擇安寧照顧之前，沒事先找你討論，是因為你那時候對我們很冷淡，而且放學後常常在外遊蕩，我們根本找不到機會和你談談。」

「我比較少跟你們講話，不代表我就不關心。」

「小杰，你真是大蠢蛋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以前翹課、抽菸、喝酒和刺青，都是為了要吸引媽媽注意，讓她多關心你，對不對？」



圖／余又欣

他抿唇不說話，應該就是默認的意思吧！

我繼續說：「拜託，要吸引注意的方法很多，像考第一名啦、送飯給獨居老人、打掃家裡或者拯救全世界什麼的，你偏偏要用這麼幼稚的做法，你不能成熟一點嗎？」

小杰大吼：「我才十四歲，原本就不應該成熟，你也是，你只比我大一分四十秒而已，少裝出一副很懂事的樣子。」

「你跟我說實話，最近這一個月，你放學後到底都去哪裡鬼混？」

小杰不回答。

我繼續逼問：「你原本把頭髮染成綠色，不是覺得很酷嗎？為什麼又理成光頭？你到底發什麼神經？」

小杰還是不說話。

我耐性用盡，大聲吼他：「小杰，我就要死了，看在老天的分上。告訴我實話，你知道我和媽媽有多擔心你嗎？就算這輩子只有這一次，告訴我實話！」

他也許被我激動的樣子嚇到，囁嚅地說：「好啦，好啦，我說就是了，我的確沒去補習，不過我不是去做壞事，我是去……」

「去哪裡？男子漢講話不要吞吞吐吐的。」



圖／許桂瑛

「我去教會幫你禱告啦！」

「呃？」

看到我不可置信的樣子，小杰臉紅了，不好意思地說：「一個月前，醫生說你已經進入末期，我很難過，所以都利用放學後的時間到教會禱告，可是你還是越來越虛弱，我想也許主耶穌不喜歡我，所以不聽我的禱告，我就把綠色的頭髮全部理光，但是刺青就沒辦法了。我跟主耶穌許願，如果祂讓你舒服一點，我以後就改過向善，用功讀書，按時去教會，不再抽菸、喝酒、刺青，就是這樣。」

我呆呆望著他。「你理光頭是為了我？你還為了我每天去教會禱告？」

他不好意思地點點頭，臉更紅了。

小杰拿起日記，面帶歉疚地說：「哥，對不起，我寫了那些話……就是希望你早點死的那幾句。我不該有這種



念頭，我只是…只是不忍心看到你這麼痛苦，希望你能早點解脫，對不起，請你原諒我。」

原諒他？唉，我才要請求他的原諒呢！

其實我罹癌之後，心裡常常憤憤不平，我和小杰是雙胞胎，但為什麼得到癌症的人是我，而不是他？我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，懂事孝順的乖兒子，而小杰呢？他行為乖張叛逆、糟蹋身體、浪費光陰，為什麼這種人反而可以享有健康，而我就必須受苦？不公平！我嫉妒他這麼健康，有時連他爽朗的笑聲都覺得可厭，巴不得罹癌的人是他，而不是我。

第一次有這種想法的時候，我好內疚、好害怕，我怎麼可以有這種念頭呢？我禱告求主赦免，但再多自責的淚水也沖刷不掉內心的罪惡感，更糟的是，這種可怕的念頭三不五時就會浮現出來。

小杰因為不忍見我受苦，所以希望我早點死掉，早點解脫，而我則嫉妒他健康，所以希望得癌症的人是他，究竟誰比較可惡？

我羞慚地低下頭，向小杰坦承這些想法，懇求他的原諒。

小杰絲毫不生氣，但是表情變得好難過、好無奈，他痛苦低吼：「為什麼人生這麼不公平？我們明明是雙胞胎，但是你得了癌症，痛不欲生，而我呢？憑什麼我可以這麼健康、這麼快樂？不公平，一點都不公平！」

「小杰，你聽我說。」我按住他的雙肩，字字清楚地告訴他：「你不能抱著這種罪惡感活下去，雖然我們是雙胞胎，不代表人生就會一模一樣。我得了癌症，這不是你的錯，我受苦，不代表你就不能快樂，必須和我一樣痛苦才算公平，我希望你健康，希望你快樂，我要你連我的分一起活下去。」

小杰低聲嗚咽，淚水順著臉頰滑下，晶瑩剔透的淚珠懸掛在下巴，微微顫動，又倏地滴落。

「小杰，不要光顧著哭，我說的話你聽到了沒有？聽到了就應一聲。」

「聽到了……」小杰應了一聲，鼻音好重好重。



圖／黃釋恆

「你聽到了什麼？把我剛剛講的重複一次。」

他已泣不成聲，聲音斷斷續續的。「你……你希望我健康，希望……希望我快樂，還要我連同你的分……一起活下去。」

究竟我們是什麼時候摟著對方的頸項，抱在一起大哭？我們哭了多久？雙眼又是何時哭腫的呢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們原諒了對方，也原諒了自己，然後用淚水洗去對方的罪惡感。當我們的淚水交融在一起，兩顆心也緊緊契合，互相交通，我們兄弟的距離從來沒有這麼接近過。

凌晨兩點，強烈颱風在街道巷弄橫行無阻，外頭狂風大作，雷雨交加，利如剃刀的狂風呼嘯而過，雨點如鞭打在玻璃窗上，一刻也不停歇。小杰躺在我身邊呼呼大睡，

他規律平穩的鼻息有催眠的作用，我頂著發沉的眼皮遊走半夢半醒之間。

忽然，我的肩膀被人輕輕一拍，我一驚，立刻坐了起來，赫然發現床前站了一位白衣天使。

我呆望著他，心裡納悶：我在作夢嗎？這是現實還是夢境？

如果是現實，為何纏繞在身上的痛楚已不翼而飛？我腹部的硬塊原本讓我痛不欲生，小腿也隱隱作痛，現在全身變得好輕鬆，這是不可能的，我一定是在作夢。

可是，如果這是夢，怎麼會這麼逼真？

算了，姑且先不管我是不是在作夢，我更好奇天使為什麼今晚會來找我？難道……噢，天啊！

頓時，我什麼都明白了。

我知道這一刻遲早會來，但沒想到就在今晚，就是現在！

外頭的暴風吹彎了所有的樹枝，震得玻璃隆隆作響，超大豪雨毫不留情地沖刷這個城市，外在的世界是如此狂亂，但我的內心卻靜如止水。

我依依不捨地環顧這個房間，我在這裡生活了十四個年頭，牆壁上的每一道蠟筆塗鴉和貼紙的痕跡都勾起一段兒時回憶，連過去這兩年裡的啜泣、呻吟、抱怨、爭鬧都變得令人懷念。想著、想著，我的視線落在身旁的弟弟身上，我盯著小杰好久好久，默默訴說心裡想對他說的話。

這時，就像是說好似的，小杰突然睜開眼睛，我嚇了一跳，他也是，小杰瞄到床前站了一位白衣天使，嚇得立刻坐起來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他轉頭望著我，既是驚訝，又是困惑，一副沒有搞清楚狀況的模樣，他一定在想這究竟是不是夢，因為我也在想同樣的事，如果是夢，是我夢到了小杰？還是小杰夢到了我？

在天使的注視下，我望了弟弟最後一眼，我們四目交接，小杰的表情霎時由困惑轉為驚慌，我想在那一瞬間，他明白了。

「哥……」小杰眼眶濕了，聲音也哽咽了，他伸出手想抓住我，從喉嚨深處用力擠出一句話：「不要……」

我對他搖搖頭。

我雖然才十四歲，不過在病床上學習到不少人生哲理，生命裡有些事情是不能改變的，我們只能改變能改變的，接受不能改變的，現在輪到小杰學習這門功課了。

小杰淚流滿面，用哽咽的聲音對我說：「我們說好的，將來要一起當傳道，如果你是亞倫，我就是摩西，我們是最佳兄弟檔。」

他還記得？

在驚訝之餘，我覺得好窩心，又有點惋惜，可惜呀，亞倫得先走一步，無法留在摩西身邊，一起完成兄弟肩負的使命和夢想，不過就算他不在了，仍在人間留下一個值得思念的名字，而且亞倫和摩西永遠都是最佳兄弟檔。

我輕聲囑咐弟弟：「小杰，你要乖一點，幫我照顧媽媽。」

他用力點頭，我給他一個寬心的微笑，對他揮揮手。

這時，天使朝我伸出手，要領我邁向下一個嶄新的旅程。

我起身，迎向他。《完》



圖／曉雨